

# 金子般的忠诚

■章照建



日寇封锁线，是八路军总部通往延安的一条秘密交通线，每二三十公里设有一个秘密交通站。但他仍然十分小心，每到一站都找到负责人，详细了解日军据点分布及交通线运行状况，判定确有把握才定下通过的时间。

一天夜晚，他们正要过太岳山石灰湾时，突然发现鬼子在山谷中新设了一个临时哨所，正好卡在秘密交通线上。

交通员提出趁敌人封锁还不够严密，蹑水到溪流对岸悄悄穿过，但王政柱不同意——不能打无把握之仗。他命令迅速撤回，重新拟制行动方案。

第二天，交通站派人化装成挑炭民工通过石灰湾，摸清了日军哨所的兵力数量。当夜，王政柱绘制出石灰湾地形图，对溪流对岸的隐蔽条件及与附近日军据点的距离等，进行仔细分析推敲。之后半个月，交通站组织6次尝试穿越，均未被敌发现，王政柱才决定行动，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太岳山险隘。

然而，始料未及的惊险却接踵而至。4月中旬的一天黄昏，他们刚进入吕梁山中就接到紧急情报。日军发动大“扫荡”，一部分敌人已抵达附近区域。

王政柱当机立断，决定从侧翼进入丛林，但途中还是与日寇巡逻队遭遇。敌人的机枪疯狂地向他们隐蔽的方向扫射。直到交通站的同志用火力引开日军，他们才闪身进入密林。

进入安全地带休息时，天色暗了下来，罗健提议开个党小组会。她检讨自己初次临战，不够顽强。王政柱鼓励罗健，说她很坚强，鬼子冲来时，她严格遵守了不准擅自开枪的命令。罗健又气呼呼地说：“从过石灰湾到现在，我们是不是有点过于缩手缩脚了？鬼子近在咫尺却不能出击，真让人心里憋屈。”

王政柱仰头望着星空，语气凝重地说：“不，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，绝不能只图杀个痛快。因为，这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战斗！”

罗健心头一震，想到自己此行的重要任务，深觉王政柱的话有道理。可罗健没想到，王政柱说的“特殊战斗”，并非单单指她赴延安领取密码本，他自己也正肩负一项秘密使命。

## 三

5月上旬，3人渡过黄河，进入陕西境内。在翻越一座高梁时，王政柱托着把罗健推上山顶后，脚下的土疙瘩突然裂开，他滚下了沟底。汪秀田赶紧下去

把他扶了上来。

看见王政柱撑着半边身子坐在地上，满头大汗，痛苦难当，罗健赶紧帮他脱下棉袄。见王政柱后腰满是鲜血，罗健伸手要解他身上的米袋子。孰料，王政柱猛然抬起胳膊，挡住她的手。

罗健骤然一惊。她的手被王政柱胳膊支开时，正好从米袋上擦过，感觉就跟碰到石头一般生疼，根本不是米粒该有的那种柔软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里面装的是什么？”罗健问。正牵着骡子走向一片草地的汪秀田闻声赶紧跑过来。

王政柱只好打开米袋子，露出黄澄澄的一堆金条。他低头沉吟了一会儿，对罗健和汪秀田说起这袋黄金背后的故事。

这批黄金是八路军太岳纵队在一次伏击战中缴获的。当这包“战利品”被送到彭总那里时，还曾掀起一场不小的“风波”。

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战前线时，条件异常艰苦，物资保障几乎陷入绝境。到了1942年，华北又遭遇罕见的旱灾和蝗灾，将士们每天只能勉强吃到两餐野菜粥。为此，有人提出从缴获的黄金里拿出零头，买点细粮改善伙食。没想到，彭总大发雷霆，说毛主席、朱老总陕北吃的都是野菜、黑豆，我们喝了菜粥还想吃细粮？他命令将这批黄金连带之前缴获的金银首饰，分文不动地送往延安。

谜底揭开，罗健蹲下身来察看王政柱的伤口。两个月来金不离身，王政柱后腰两侧淤青成片。刚才摔下山梁，他又被一只金钗扎了个窟窿，流出一大片血。

良久，王政柱目光炯炯地看着罗健和汪秀田说：“咱们队伍里发生过携带经费开小差的事，你们要监督我，帮我共同完成这项庄严使命。”

罗健和汪秀田毫不犹豫地地点头，眼里闪烁着泪花。

## 四

秦川风光峻秀，生性活泼的罗健却顾不得欣赏。遇上马队和成群的行人，她就把手揣在棉袄口袋里，紧握着枪；遇到崎岖山道，她就用胳膊紧紧挽住王政柱，暗暗地支撑一份力量。王政柱感觉到罗健的变化，反而有些腼腆起来。

危机四伏的跋涉途中，罗健不仅承担与交通站联络接头的任务，还负责收集情报、补充干粮。到了远离日军据点

的深山密林里，她会轻声哼唱一曲《太行山上》。听到她甜润的歌声，王政柱感到如同清泉入喉，倦意顿消。

1943年5月17日，他们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抵达延安。当把沉甸甸的“米袋”交到军委机关同志手中的一刻，3人憔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千里战场跋涉，缔结烽火姻缘。后来，在王家坪中央军委小礼堂里，罗健与王政柱举办了简朴的婚礼。两个出生入死的战友相视而笑，心中回响着同一个声音：完成特殊使命的终点，正是步向新征程的起点。

## 五

王政柱与罗健育有两子一女，戎马倥偬的岁月里，一家人聚少离多。

1950年12月，时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的王政柱接到调任志愿军副参谋长的命令。他和罗健将孩子留在兰州，双双奔赴抗美援朝战场。

朝鲜停战后，9岁的王延和弟弟被选为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成员，随后抵达位于朝鲜清川江畔的志愿军西海岸指挥所。见到父母，兄弟俩激动不已，可王政柱却摸着他们的头，望着远方严肃地说：“接你们来朝鲜，不光是来探亲的，更是要让你们体验战场的残酷。因为你们将来是要接过革命的班的。”那天，吃完团聚饭后，罗健接着两个孩子亲了又亲，便匆匆赶往机要处坑道。

第二天，天刚亮，王政柱就带王延走出坑道。只见到处都是断垣残壁，路毁桥塌。王政柱愤慨地说，这都是敌机轰炸造成的，要牢牢记住这笔血债！那一幕景象和父亲的话语，一生都留在王延心里。

王延还说，父亲厌恶请客送礼，但在抗战时期，他却破例收过一次“礼”。

1944年9月，时任军委作战局局长 的王政柱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，每周1~2次向美军观察组提供华北敌占区日军军事设施的情报，为美军援华的B-29轰炸机提供打击目标。

王政柱工作细致，提供的情报及时准确，观察组人员对他很佩服。每逢飞机运来烟酒、罐头等军需物品，他们都要拿出一份送给王政柱，但他每次都婉言谢绝。

有一次，美军观察组拿出的几件礼物却让他动了心，经请示彭德怀同意，王政柱取回3件礼物：一支钢笔、一个钢卷尺和一只指南针，并称为“参谋三宝”，可以用它们起草电报、命令和绘制作战图。

在朝鲜前线的坑道里，王延曾见到过父亲“参谋三宝”中的钢卷尺和指南针，那支钢笔在一次轰炸中丢失了，父亲一直深感惋惜。他不止一次听父亲字字铿锵地说，我要用这几样宝贝，彻底打败敌人。

王政柱曾立下“不涉商道，走好技术路”的家训。王延于1962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并于同年入伍，曾担任海军驻某研究院总军事代表、高级工程师。弟弟妹妹们也走了与哥哥相同的路——从大学到军营，再到技术岗位，成为新中国的保卫者和建设者。

王延从部队退休后，选择加入传承红色基因的队伍。在他看来，父亲留给他们的精神财富，浓缩着“永远有灵魂，永远不忘本，永远记住自己的根”的谆谆告诫，闪耀其中的正是金子般的忠诚。

## 家庭秀

一二三——

我飞起来啦

爸爸

再高点

我就快要够到天上的云朵

绿色的树荫

在初夏的风里

荡啊荡

像爸爸那双大大的手

守护着我童年的梦

苏 瑜 配文

## 定格

不久前，第74集团军某旅干部顾志洲的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顾志洲休息时间在家属院陪儿子荡秋千。

谢亦帆摄

## 两代之间

自小我就常听父亲讲军营往事，他无形中成了我走向军旅的引路人。我想，当年我参军入伍时，父亲一定自豪而欣慰。

父亲有一个旧皮箱，里面珍藏着他的故事。其中一本相册里，有父亲的几张军装照。有张照片是父亲身穿笔挺的军装站在营区一棵桂花树下拍的，他的脸上洋溢着笑容。相册的一角，刚好也夹着一朵干桂花。父亲说，这是他离开部队前搞的。这些年，他每每看到照片和桂花，就好像回到了那个让他热血沸腾的地方。

那本相册里，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，拍摄的是父亲单膝跪在滇南红土坡上，手中紧握着铁镐——这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挖电缆沟时的场景。父亲说，由于地形复杂，胶鞋常常深陷泥泞，要是遇到硬土，就连镐头都凿不动。他工作尽心竭力，落下了腰伤，偶尔提起时，也是一笑而过。

父亲的旧皮箱里，还曾珍藏着一个笔记本，扉页上写着“不怕慢，就怕站”。父亲告诉我，这是老班长送给他的话，意思是“脚步再缓也无妨，但绝不能停下”。多年后，我参军入伍，他将笔记本郑重地送给我。他说，笔记本里记录了他当兵时的感悟和体会。他将笔记本双手交予我的瞬间，仿佛也将他内心的坚韧悄然传递给我。

父亲入伍第2年，驻地突发山火。部队接到命令后，立即赶赴现场救援。因为时间紧迫，父亲和战友们毫不犹豫抄起湿树枝就往火线冲。山火肆虐，浓烟滚滚，哪有路？百十号人硬是在陡坡上蹬出一条防火带。掌心磨出血泡，鞋底焦黑卷边，却没有一个人退缩，没有一个人喊疼。直到第2天早上，火情才得到有效控制。因为救火时表现突出，父亲受到了嘉奖。有一次，和我谈心时，他摩挲着嘉奖证书上的烫金字，感慨地说：“这本证书，是我的荣光。”

我提干考试那天，驻地室外温度很高。跑步时，我开始头昏昏沉沉。恍惚间，父亲的声音仿佛浮现在我的耳边：“一镐一镐砸，就算是山也能劈开。”那声音，给了我力量。我咬紧牙关，奋力奔跑，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

旧皮箱里，父亲的军装静静地摆放

## 念 想

■刘媛媛



张志远绘

## 说句心里话

入伍9年，我积攒了不少的物品。那天搬宿舍，我翻出行李箱，准备将打包好的东西放进去，一个红塑料袋映入眼帘。打开袋子，里面是一双布鞋。

深蓝色粗布的鞋面，鞋头上的两朵粉色梅花精巧别致，鞋口用红布条包了边，厚厚的千层底用细密的针脚纳得紧实却不失软和。看着这双布鞋，我的思绪也回到了入伍前一天。

“妮儿，把这双鞋装上，到了部队穿。”那天，奶奶一边说，一边把这双布鞋往我包里塞。

“妈，她穿不着。到了部队会发鞋，大家都穿一样的，拿着还占地方。”当过兵的爸爸对奶奶说。

“那就不带了。”奶奶赶紧把已经装进包里的鞋子又掏了出来，但脸上还是难掩失落。

我有些心疼她，赶忙说：“没事儿，我拿来，休息的时候再穿。”说着，便从奶奶手里拿过鞋子装进包里。

“就是，就是，可以歇的时候穿！”奶奶开心地像个孩子。

如今，奶奶已经去世3年了，我是那么想念她，以至于她时常出现在我梦里，微笑着对我说了很多话。

我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，有太多关于她的回忆。对奶奶纳鞋的场景，我记忆尤为深刻。奶奶有个筐子，是她做鞋

## 父亲珍藏的故事

■张文博

着。我知道，有些精神永远不会褪色。“受伤时仍挺直的背脊”“鞋底烧焦也不后退的坚持”“笔记本里板正有力的字迹”……父亲用一言一行教会我的那些道理，早已融进我的骨子里，支撑我攻坚克难险阻、奋勇向前。

今年休假，我特意带了一套崭新的军装回家，穿上庄重地朝父亲敬了个军礼。父亲嘴角颤动，连连说“好”。他走到我身边，轻抚我的肩章，仿佛看到了多年前那个身穿军装、英姿勃发的自己。

归队时，我在列车上收到了父亲的微信消息：“学好本领，路很远，好好干，爸相信你！”短短几句话，让我眼眶发热。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，我仿佛又闻到了相册里那朵桂花的淡淡幽香——那是青春的味道，是传承的芬芳，更是我们父子两代军人对军营热土的眷恋。



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

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